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鹽鐵論序

張子曰余嘗謂文學政事孔門設教判為兩科要之皆儒者之能事通一無間者也是故學優乃仕仕優乃學此烏可以偏業語之哉借所謂文學云者而不通政事則空言無當殆非達儒之謂矣余於桓氏鹽鐵論不獨好其文蓋多其

善言政事焉夫君子非患不文也患不適用耳乃世之策士云者徒騁章句之學而中無卓見牽合雷同阿狥逢迎多所顧忌不能一張膽正言吐露忠赤畢展其志何者大抵以干祿爲累得失動心雖欲抗論不可得已苟如是則上負天子下負所學是尚可以爲士乎夫士貴立志亦貴養氣志不立則中懦氣不養則外怯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且云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蓋君子求諸己而已其用其舍其得其失當自有任其責者於我何與焉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遇

孟子亦奔走齊梁所如不合道之不行
豈孔孟之罪哉然萬世之下六經昭如
七篇具在道賴以傳至今不泯說者謂
夫子賢於堯舜孟子功不在禹下信哉
言也漢興百有餘載敦尚儒術文學賢
良皆誦法孔孟知所自好其議罷鹽鐵
酒榷均輸憤切時政貫綜國體至能以
韋布直詆公卿辯難侃侃無少假借不
降其志不餒其氣雖古稱國士何以加
焉當其時雖不見用卒乃賴桓氏采錄
為書遂至不朽後之儒者試取而讀之
不以俗學自困則志意奮揚待問而發
臨文不遜盡言不諱將以堯舜待其君
伊周待其相孔孟待其身又何疑懼之

有如其不遇則從吾所好簞瓢陋巷無
索鼓琴以詠先王之風不然或掇造一
家之言建不朽之業寄知音於後世亦
可矣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之謂
也蓋古之人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
修身見於世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
其身囂囂如也何必枉道求合哉夫一

言之間推見心術窺測至隱若是乎言
之不可不慎也漢武帝時頗多策士後
先奏對各異其說董生一言主正公孫
氏一言主和至觀其終世行業亦以類
判如其所言自此以降則文學賢良茂
陵唐生九江祝生劉子雄魯萬生者蓋
稱孝昭之世跡其行事雖不少概見公

深考其說立意較然不詭於道其為孟
孟之徒也必矣往余嘗師事涇野呂公
西玄馬公學儒者言勗余以立志養氣
之說自孔孟求之毋曲學以阿世及指
稱漢代作者此書為最其言治理並可
施設儒者之能事畢在是也嗟乎哲人
既逝雅訓猶存不敢廢墜謹為註釋因
著其說如此若鹽鐵終始之詳余別有
序姑藏之山中以俟知者此不具載云
嘉靖癸丑閏三月朔旦雲間張之象序

鹽鐵論目錄

第一卷
本議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第二卷
錯幣第四
禁耕第五
復古第六

以上卷一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之印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之印

非鞅第七
第三卷
晁錯第八
刺權第九
刺復第十
論儒第十一
憂邊第十二 以上卷二
第四卷
園池第十三
輕重第十四
未通第十五 以上卷三
地廣第十六
貧富第十七
第五卷
毀學第十八
褒賢第十九 以上卷四
相刺第二十
第六卷

殊路第二十一
頌賢第二十二
遵道第二十三
論誹第二十四
孝養第二十五
第七卷
刺議第二十六
利議第二十七
國疾第二十八 以上卷五
散不足第二十九
救匱第三十
鹽鐵鍼石第三十一
除狹第三十二
第八卷
疾貪第三十三
後刑第三十四
授時第三十五
水旱第三十六 以上卷六

崇禮第三十七
備胡第三十八
第九卷
執務第三十九
能言第四十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擊之第四十二 以上卷七
結和第四十三
誅秦第四十四
伐功第四十五
西域第四十六
世務第四十七
第十卷
和親第四十八 以上卷八
繇役第四十九
險固第五十
論勇第五十一
第十一卷

論功第五十二
論鄒第五十三
論菑第五十四 以上卷九
刑德第五十五
第十二卷
申韓第五十六
周秦第五十七
詔聖第五十八
大論第五十九
雜論第六十 以上卷十

鹽鐵論漢書藝文志六十篇隋志十卷漢廬江郡丞桓寬撰唐志亦十卷此明張之象注本分十二卷篇數仍同漢志其本頗多譌脫餘姚盧紹弓學士曾据永樂大典所載及宏治十四年江陰令新淦涂禎梓本梓校正之顧張本多古字涂本盡行改去殊失其舊其餘亦小有譌處盧校刊於羣書拾補乃以此本移謄一過學士手校底本向在同堂藏書散落殆盡此書不一帚於何所不得一相勘對殊可惜

鹽鐵論目錄終

漢 汝南桓寬著
明 雲間張之象註
新安程榮校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去聲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漢書食貨志曰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車千秋傳曰武帝疾立皇子夫人男爲太子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

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始元六年昭帝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古防字淫佚音逸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音無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音較均輸與民爭利食貨志曰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浮食奇名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鈦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陰故鹽鐵家富者為吏武帝紀曰天漢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是時桑弘羊為大司農蓋其所建也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得復酤也韋昭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閉其事摠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史記平準書曰元封元年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孔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

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音扶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愨。音郤。善也。誠也。民愨則財用足。民修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音較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音朔頻也。爲暴於邊鄙。匈奴傳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晉灼云。殷時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曰匈奴。匈奴傳又曰。元朔二年。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十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音章塞。音賽飭烽燧。屯戍音絮以備之。先帝。漢武帝也。漢大行王恢曰。今匈奴縱意日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攄車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障。保障也。謂塞上要險處築城以爲蔽障也。塞。邊塞也。烽。候表也。燧。塞上亭守烽火者。文穎曰。邊

度涂本作帶

方避冠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皋桔皋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冠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冠至則即燃之望其煙曰燧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戍守邊也從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人持戈爲意

酒榷音較置均輸蕃貨長音掌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音賽乘城之士乘城謂登城而守之也饑寒於邊將何以澹音詹古贍字之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去聲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去聲以懷之韓嬰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上不言通財貨不賈於道故駟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氷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說音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古陣字穀梁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班固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

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音烏用費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音牽。謚法云。黠人多殺曰桀。古人謂桀黠者謂其凶暴若桀也。擅恣入塞。音賽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不軌。法也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澹。古贍字。蔡邕獨斷曰。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閤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元元。庶民也。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音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

脫逆字據涂本增

虛云憂字疑譌或作爲邊用之憂解

大典乖作正不出亦作用正涂本同

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兵略訓曰。湯之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里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音絮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爲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食貨志曰。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通利之。使民樂其業。而不倦也。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不出。則穀不殖。寶貨

絕則財用匱。呂氏春秋曰。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夫道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欲衆而民躁也。釋名曰。躁。燥也。如物燥則飛揚。賈逵曰。躁。擾也。淮南齊俗訓曰。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古防字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

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

二字脫大典有涂本同

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音南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兖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終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貨殖傳曰。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故聖人作爲舟楫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古贍字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管子曰。國有十年之畜而民不

萃大典作莘盧云未詳。說苑反質篇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憂天下之視是亦從儉者也

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其上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巵。山海不能澹古贍字溪壑。氾論曰。雷水足以溢壺榼。江河不能實漏巵。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漏巵。王符曰。能實漏巵。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殷紀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秦族訓曰。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蒲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高帝禁商賈音古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食貨志曰。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而不執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四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官爲吏。顏師古曰。欲令務農也。排困市井。排斥也。困古防字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況上之爲利乎。傳去聲曰。諸侯好去聲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劉向曰。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

大典本涂本俱無者字

涂本作貿通考有命字

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入脩。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害將起。國家將亂云爾。司馬遷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民罪梯者也。 管子曰。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君父母。梯。階也。詩曰。無拳無勇。職爲亂階。

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 籠。包舉也。 **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 如淳曰。縣官。天子也。張晏曰。不敢斥言天子。謂之縣官也。 **商賈** 音古 **無所牟利。** 如淳曰。牟。取也。 **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

俱依通典正

通典通考有恣字

重去聲張音平聲非

躍通典作踊下同

爲民罪梯者也。因其所工。不求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所拙農人納其獲。女紅（工音女織）効其功。（古者民受田。有賦有稅。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周禮曰。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稑之種。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興婦功。掌婦式之法。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之。以供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閒（音諫）者郡國或令（平聲。使令也。）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而行姦賣平。農民重（平聲。古）女紅（工音）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音委）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踊。司馬貞曰。騰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騰躍則商賈（音古）侔利自市。（行貨曰商。坐販曰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音古）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

原件短缺

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夫聲利而賈音古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音注幣以贍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澹古贍字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梁簡文帝曰。九年之水。不傷堯政。七載之旱。無累湯朝。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伯。音霸而范氏以強大亡。管仲傳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晉世家曰。定公十五年。趙鞅使鄔邯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韓非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焉。年。而耕者讓畔。河濱漁者爭堧。舜往漁焉。年。而漁者讓長。東夷之陶者苦窳。舜往陶焉。年。而器以牢。殷紀曰。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故善爲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寶也。夫音扶中國一端之縵。音漫繒之

盧云張音皆大誤
盧所改正音即注字旁

盧云當作流離

盧云詩曰十字因上衍

致涂本作飾 盧云罵疑當作賈

涂本注亳同

無文者也。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贏音騾驢音闾離駏音宅駞音佗銜尾入塞。音賽。贏驢種而馬生也。駏駞古本作橐佗音闾騾音馱騱音奚騵音元言能負橐囊而佗物也。騾音渾駹音貂狐貉。采旃音氈文罽。音計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故君子耕稼佃漁。其實一也。商則長音掌詐。工飾則致罵。內懷鬩音窺闞音于而心不怍。鬩闞。私視也。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亳。音薄而女樂終廢其國。管子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謠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亳之游。女工文繡。纂紐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亳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今贏音騾驢音離之用。不

盧云挹通揖

中去聲牛馬之功。麤音渾䎽音貂旃音氈罽音計不益錦綈音提之實。綈厚繒也。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違也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音受百倍。其價一也。一挹揖而中去聲萬鍾之粟也。中當也。夫上好去聲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韓嬰曰。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一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溝造怨。佗。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多。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音古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知去聲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

商字脫涂本作萬譌

溺無百金之積蹻音隻蹻音脚之徒無猗頓之富長沮桀溺二人楚隱者南華經曰柳下惠之弟名曰盜蹻盜蹻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史記正義曰按蹻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爲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蹻許慎曰莊蹻楚威王之將軍能大爲盜也貨殖傳曰猗頓用鹽鹽起與王者埒富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兩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賈音古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羨饒也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本經訓曰舜之時共工振滔鴻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厘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千金書曰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呂曰洪水禹乃決流疏河爲彭澧之滸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河水泛溢而有宣房之功河渠書曰漢武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

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致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瓠子之歌。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商紂暴虐而有孟津古作盟津**之謀**。覽冥訓曰。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樂楷灌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莫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醪撝。

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音扶**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愉。樂也。**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音潮**生草。**本經訓曰。振困窮。補不足。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祚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賢無所立其功。**故耕不強者。無以充虛。織不強者。無以掩形。雖有湊**音輳**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齊俗訓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掩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公孫鞅曰。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韓嬰曰。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

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主術訓曰。耕之爲事也。織之爲事也。勞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能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音卓薊音計趙之邯音寒鄲音單魏之溫軹音止韓之滎音螢陽齊之臨淄音緇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一周之三川。富冠去聲海內。皆爲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去聲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貨殖傳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文學曰。荊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呰音紫窳音庾偷生。徐廣曰。呰窳。苟且墮頹之謂也。應劭曰。呰。弱也。音灼。曰。窳。病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皷琴。曰給月單。通作

殫盡也。竭也。朝歌暮戚趙中山帶連屬也。大河纂集也。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音古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去聲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衞韓梁好去聲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顏師古曰編列次也編戶列名籍爲庶人也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也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左傳曰魯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鴲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心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

盧云當即邇世以舊用之棺賣與人者

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音升）用。而曹衞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鮐（音台）不可勝（音升）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下之利無不澹（聽古聽字）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調。和也。）而天下財不散也。

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音卓）茅屋不翦。衣（去聲）布褐。飯（上聲）土硎（音刑。韓非子曰。堯之有天下也。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裘。菜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塯。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精神訓曰。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禦寒。傲眞訓曰。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已而已。貪汚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鑄（音注）金爲鉏（音鋤）埏（音言）埴（音植）爲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晁錯曰。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各安其居。樂（音洛）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

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穫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目無常主曰眩。亂也。徙卭渠容切筰音作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衣匹婦。勞罷音疲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奈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轉。棄也。詩言訓曰。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載。衍訓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殖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以爲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

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季文子相去聲魯。妻不衣去聲帛。馬不秣粟。魯世家曰。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

涂本作孫叔敖相楚

盧云味疑末所字疑

文子廉忠矣。說苑反質篇曰。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他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薄。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沉於文章。孔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他慙而退。

子曰。不可大倫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管子曰

不飾公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黼黻。則女紅不施。故工商梓匠。

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飯牛於周。

人間訓曰。秦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賣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曰。凡襲人者。以爲弗知也。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大破之殽。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

五羖賃車入秦。

臣術篇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

涂本作致盧云白虎通辟雍篇亦作致何中允本改成此成字亦張所改

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焉。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進。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公輸子以規矩。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作雲梯之械以攻宋者。規者所以圓萬物者也。矩者所以方萬物者也。

歐冶以鎔鑄。歐冶。音注。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劍五枚。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劍。越王取豪曹巨闕魚腸等示之。薛燭皆曰。非寶劍也。取純鈞示之。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其文色渙渙如氷將釋。見日之光。此純鈞也。取湛盧示之。薛燭曰。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寄氣託靈。有遊出之神。服此劍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他日允常乃以湛盧獻吳。吳公子光弒吳王僚。而湛盧去如楚。

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墝（音敲）埆（音慤）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饉。韓嬰曰。聖人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飢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尸。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音祝。衒鬻賣也）。胸（音劬）鹵（音魯）之鹽不出。旃（音氊）罽（音計）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

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音升）食。鼈麻以時。布帛不可勝（音升）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音升）用。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音升）食。周書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謂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不爲驕侈。不爲靡泰。不淫於美。括柱茅茨爲愛費。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漁以時。童不夭胎。馬不馳騖。土不失宜。土可犯。材可蓄。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爲絺綌。以爲材用。故凡六地之間。聖人裁之。並爲民利。是魚鼈歸其泉。鳥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其生。山以遂其材。工匠以爲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王術訓曰。先王之法。畋不掩羣。不取麛夭。不蒸澤而

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置罘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鷙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蒐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歸之若流原。飛鳥歸之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雍季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

若則飾宮室。增臺榭。梓匠斲（音卓）巨爲小。以圓爲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爲末。雕文刻鏤（音陋）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技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去聲）和（去聲）。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音氊）罽（音計）橘柚。患無狹廬糟糠也。

鹽鐵論卷之二

漢　汝南桓寬著
明　雲間張之象註
新安程榮校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

計本量委。民有饑者。穀有所藏也。管子曰。今爲國有地以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而民有責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今君躬犂耰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

盧云更償也

四字脫涂本有

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則君雖強本趣耕發草立幣知去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知聲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強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制財有餘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說文曰厄塞也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

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貨殖傳曰古之在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於桓文之後禮誼太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

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簒弑取國者爲王公。圍奪成家者爲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啗菽飲水。其爲編户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去聲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荀子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耻積藏。坊記曰。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

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侯玄曰。

大典豆作正

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奏侈。則救之以質。董仲舒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司馬遷曰。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音扶臣富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

文學曰。古者市朝音潮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音茂絲而已。貿。易財也。交互之義。後世即有龜貝金錢刀布之幣交施之也。幣數音朔變而民滋僞。司馬貞曰。古者寶龜貨貝。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爲貨。貝各有多少。兩貝爲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巳下各有差也。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二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布者。布於民間也。夫音扶救僞以質。坊古防字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

也。精神訓曰。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上好去聲禮。則民闇飾。上好去聲貨。則下死利也。孔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管子曰。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天下治亂。道一人出。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劒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

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音注錢冶鐵煑安鹽。吳王擅鄣音障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食貨志曰。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吳王傳曰。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王。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附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煑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益饒。佞幸傳曰。鄧通者。蜀郡南安人也。以擢船爲黃頭郎。文帝悅焉。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道銅以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食貨志曰。吳以諸侯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音注錢之禁。禁

禦之法立而姦僞息。姦僞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爲。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

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音洛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音朔易而民益疑。食貨志曰。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益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因有司言。又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龍文。直三千。其二馬文。直五百。其三龜文。直三百。今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

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衡平二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眞。商賈音古以美貿音茂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惑滋益甚。夫音扶鑄音注僞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

叢談曰。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一作匱）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音扶）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音劬）邴（音丙）人君有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澹（贍古贍字）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貨殖傳曰。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儉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或曰。以興富于臨朐。故曰朐邴。吳王傳曰。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煑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益饒。漢紀曰。孝景三年春。吳王濞反。初上為太子時。吳王太子入朝。與上博爭道。無禮於上。上以博局擲之而死。送喪至吳。吳王怒曰。天下一家。何必來葬。復遣還長安。後稱疾不朝。陰懷逆謀。時齊人鄒陽淮陰人枚乘。皆遊吳。數諫不聽。於是楚趙有罪見削。吳王恐禍及身。已為使者。自見膠西王合謀。發使約諸侯七國同謀。南使南越。北連匈奴。伍被曰。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鉅。以為錢。煑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水以為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謀。舉兵而西。破大梁。敗孤父。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夫（音扶）不蚕

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令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強。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

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反質篇曰。魏文侯御廩焚。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

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音健。戶鑰曰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坊記曰。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夷維子曰。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管籥。攝衽袍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政理篇曰。文王問於呂望

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曰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詩傳曰。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而賦斂無已。收太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遠去聲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聖賢羣輔錄曰。仲孫穀文伯。叔孫得臣莊叔。季孫行父文子。皆魯桓公之曾孫。世秉魯政。號曰三桓。趙無恤襄子。范吉射昭子。智瑤襄子。荀寅文子。魏多襄子。韓不信簡子。此六族世爲晉卿。並有功名。實弱晉國。號曰六卿。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音潮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而不在朐音劬邴音丙也。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準音準人從所欲。雖使五

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音刎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蹠音隻也。強養弱抑。則齊民消。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胸音匈邴音丙如何也。

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讐滅。仇讐滅。則田野闢。田野闢。則五穀熟。五穀熟而寶路開。寶路開。則百姓贍古瞻字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土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王制曰。凡居民財。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政。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音疲於野。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校皆

通典無自字

三字脫當有

二字从通典

盧云四字句張於責字加注非

四字因上行

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多不勘責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送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日也取庸代縣邑或以戶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僦（音就賃也）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未覩其在胸（音觔）郍（音丙）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鐵（鐵）錢非獨爲（去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去聲）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去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去聲）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去聲）欲擅山海

大典作殆

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鑄（音注）煑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非亦大矣。今自廣進賢之途。揀（練）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

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音砌）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音朔）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入穀射官。救急澹（古贍字）不給。食貨志曰。元狩二年。天子爲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率掌者關中不足。迺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空郡國倉廩以賑貧。今陛下繼大

功之勤。養勞勸（音倦）之民。此用糜鬻之時。（釋名曰。糜煑米使糜爛。粥淖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於糜。粥粥然也。）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即位以來。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縣（音懸）太乂。民良望於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去聲）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昭策通作）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者乘一乘傳。顏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雜言曰。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輒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廚人亡多。邊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泰族訓曰。夫徹於一事。審於一枝。可以曲說。而未可以廣應也。秤薪而爨。數未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

大夫曰。宇宙之內。鷰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鼃（音蛙）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披上聲）

涂本作龜

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音賀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濱通作瀕近也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指武篇曰文王欲伐崇先宜言曰余聞崇侯虎篤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塡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周紀曰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其後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周紀曰武王修文王業東觀兵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居中軍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紂不敢自專遂興師渡于河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滋甚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微子抱其祭器而犇周於是武王乃渡孟津伐紂紂師皆倒干戈以戰紂軍潰畔紂死周書曰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商辛奔內登于廩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適王

所。乃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懸諸太白。適二女之所乃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

曹沫棄三北之耻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

沈論曰。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陣中。則終身爲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耻死而無功。柯之盟。榆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胷。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耻。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縲絏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小善。則失賢之數也。魯仲連曰。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簒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忍小

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軍流名與天壤相敝也。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師望。師尚父太公呂望也。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擒單于。匈奴酋長曰單于。單于。廣大貌。言象天單于然也。故未遑扣扃之義而錄拘儒之論。劉向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文學曰。鷙雀離巢宇而有鷹隼之憂。坎井之鼃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況翺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沒淵也。張子曰。李斯族誅。卒擊於鷹隼。趙高車裂。終斃於鼠蛇。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獘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然衆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爲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獘。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伍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棄禮義。任刑法。轉海濱之粟。致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以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

野流血千里。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土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韓成曰。夫秦嘗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車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上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去聲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古贍字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蔡澤曰。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力田積習。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

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

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雜事篇曰。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布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初危切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呂氏春秋曰。冬與夏不能兩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果實繁者木必瘁。天之數也。叢談曰。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意夜所者。不能蚤起也。商鞅峭法長音掌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音掌兵。攻取楚人騷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合集也。成也。亂也。泰族訓曰。商

兩通典作滿

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吳起爲楚滅爵祿之令而功臣畔。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法。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陣之事。而惡音烏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廟戰之權也。

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冊。通作策。謀也。籌也。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賈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音灰亡。春秋曰。未言爾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音脚。古本作匰。說林訓曰。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匰。許慎曰。蟬匰。車類也。匰。當讀如矍。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諶之草創。無予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音芮則功業不成。左傳曰。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

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墮。音厥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法志曰。凡兵者。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暴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爭城殺人盈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滅。爭地殺人盈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滅。而功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刑既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數。音朔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刺。音郎達反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枘。音芮奮。音本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

盧云申韓篇若隱括輔檠之正弧刺狐弧皆伾之訛周禮夏官形方氏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注華讀爲伾啃之伾伾苦哇切伾耶不正也

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詩傳曰。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醫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菅爲人。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俞附。俞附之爲醫也。搦腦髓。束肓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附。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掩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入訴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大馬塡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訴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游矯摩。太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容薄藥。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下蔡威公曰。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

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許慎曰。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司馬貞曰。案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也。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音扶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

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敗。王符曰。夫上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此所謂攣胸之知。去聲而愚人之計也。攣。手足曲也。胸。脛曲

涂本作戀誤

也。夫音扶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忤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不知灌者。善反醜矣。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繆稱訓曰。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闢曝纏。不得須臾。史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去聲之士。闒音達茸音戎之所惡音汙也。詩解曰。戚施。不能仰。醜疾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爲闒。闒茸。不肖也。呂忱字林曰。闒茸。不肖也。鄒陽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說林訓曰。駿馬以材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尊賢篇曰。陽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屈原傳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

盧云二字疑倒

安於或作於或作顏

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論語曰。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公伯寮。魯人。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季孫。魯大夫也。

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說。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爲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說文云。疵。病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孔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二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經稱訓曰。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大禹謨帝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爲俗。欺舊友以爲功。刑公族以立

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秦策曰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行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爲主大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讐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蘇秦合從音縱連衡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然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要略曰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韓嬰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屠狄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楚襲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

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聖賢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節士篇曰。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諫不聽。因箕子以爲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伍員相夫聲闔閭以伯。音霸夫差去聲不道。流而殺之。范雎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霸。越絕書曰。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爲可復吾見姦之死。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僇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坐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蓋吾之志也。

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雜事篇曰。樂毅爲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爲即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法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既爲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餘城。人臣盡節

以狗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爲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蔡澤曰。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恥。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汜論訓曰。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爲之報。然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屬鏤。利劒也。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

蹇重曰。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

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宋世家曰。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吳越春秋曰。吳王賜子胥劒。遂伏劒而死。吳王乃取子胥之尸。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江海。子胥因隨流揚波。成濤激岸。隨潮來往。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槌形。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慘音慘怛音妲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陸子曰。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繆稱訓曰。人爲之。天成之。終身爲善。非天不行。終身爲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

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已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爲非。而不能必免其禍。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爲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爲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衛鞅傳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政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司馬遷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所干孝公以帝王術。扶持浮說。非其資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劉歆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強。長雄諸侯。周室歸胙。四方來賀。爲戰國霸君。秦遂以強。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

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阿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大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強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以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強而不親信也籍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詞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氏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伯者之佐哉

鹽鐵論卷之二

京都帝國大學
附屬圖書館